

影视观察

从《芙蓉镇》到《给阿嬷的情书》——四十年，一条路

熊劲松



《芙蓉镇》海报。

山风从罗霄山脉深处吹下来，带着竹叶与泥土的气息，院子里的红豆杉沙沙作响。结束了一个学期的课程，我从讲台上撤下来，躲进这片深山避暑。白天在山间闲走，看云雾从谷底慢慢升起；晚上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里，看星星一颗接一颗亮起来。手机屏幕上，没有流量明星、没有特效大场面，讲着潮汕方言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拿下20亿票房，正在创造中国电影史又一个令人咋舌的奇迹。而四十年前，同样有一部“不像商业片”的电影，用两毛钱的票价拿下了1.2亿票房——若按观影人次换算，放在今天，大约是200亿。

那部电影叫《芙蓉镇》，取景地就在与我相距不远的湘西王村。

20亿与200亿、两个数字之间，岂止隔着四十年光阴，更是联结中国电影人与百姓之间的精神脐带。从胡玉音的米豆腐摊到阿嬷的侨批盒，从小人物的命运中照见大时代的影子——这种艺术能力，如今看来非但没有过时，反而成了一种稀缺而珍贵的诚实。

于是我想，有必要坐下来，好好聊一聊这两部电影。以一名教书匠的眼光，从湘西到潮汕，从1986年到2026年——

从胡玉音到阿嬷：同一份“真”

1986年的芙蓉镇，下着一场仿佛永远不会停的雨。胡玉音扫街。她弯着腰，扫帚划过湿漉漉的青石板，沙沙，沙沙。镇上的人远远地望着，有人窃笑，有人低头匆匆走过。姜文饰演的秦书田，那个同样被命运按进泥里的男人，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活下去。”四十年后，潮汕的老宅里，阳光斜斜地照进门楣，阿嬷坐在竹椅上。一盒泛黄的侨批，信纸上的字迹已褪成淡褐色。信是南洋寄来的。等信的人从青丝等到白发，写信的人始终没有回来。谢晋的镜头严峻而悲悯，蓝鸿春的镜头温润而克制。但他们做了同一件事：不告诉你“时代是什么”，只给你看“人怎么活”。然后，你自己就懂了。如果深挖两部电影打动人心的机制，

会发现答案出奇地一致：一个“真”字当头，以情动人。《芙蓉镇》的“真”，是展现真相的勇气。在那时候，敢于用镜头为一个小人物立传，让她在银幕上哭、笑、挣扎、活下去。谢晋的“真”，引发了全社会的情感共振。1.2亿票房背后，是几亿中国观众在胡玉音身上看见了自己、父母或邻居的影子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“真”，是守护真情的善意。在短视频刷不完、信息过载、情感速朽的2026年，那些纸、笔写的侨批，几乎是一种奢侈的浪漫。阿嬷的“真”，触动了人们心底柔软的神经。

山与海的对话

从《芙蓉镇》到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我们或许能窥见中国社会大众精神需求的嬗变，但更值得深究的，是两者在当前时空下的辩证共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，偏向回望岁月，梳理来路，用写实的镜头沉淀时代记忆；而今天，物质丰裕，人们需要治愈的温度来安放漂泊的灵魂。然而，这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——当下的观众在拥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柔情时，内心依然渴望对《芙蓉镇》式扎根现实的创作。回望与治愈，实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恒常的诉求：在时代洪流中确认“我”的存在与尊严。但无论需求如何变化，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从未改变。这里的“人民”，就是胡玉音，就是阿嬷，是电影院里每一个落泊的普通人。两部电影都做到了同一件事：不俯视、不说教、不悬浮，只是平等地坐下来，听一个生命讲述另一个生命的故事。《芙蓉镇》之后，湖南湘西的王村——一个藏在瀑布背后的土家族古镇——更名为“芙蓉镇”。从此，这个地名与一部电影永久绑定。四十年来，无数游客循着银幕上的青石板路，去寻找胡玉音的米豆腐摊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取景地潮汕，同样迎来了汹涌的文旅热潮。观众看完电影后，“想去潮汕看看”的搜索量暴增。深圳作为出品方，也正以“奇迹之城”的文化雄心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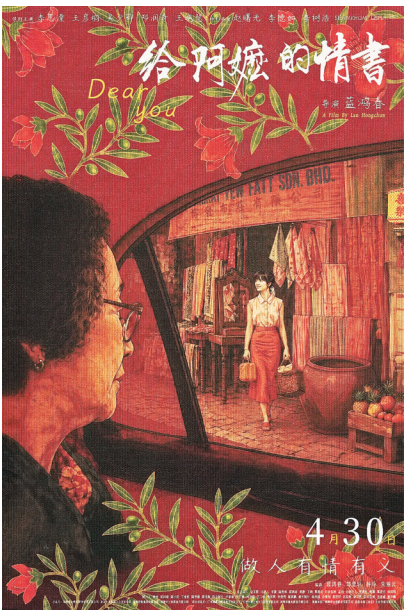
孵化属于这个时代的影视生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“活化”与《芙蓉镇》对湘西王村的改写，形成了耐人寻味的文化对话：《芙蓉镇》定格了内陆山地的土家族古镇的岁月烟火，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则将海洋文明的潮汕侨乡重塑为“情感疗愈的原乡”。它们共同勾勒出中国乡土叙事在“山地”与“海洋”的丰富光谱，远比单一的地域书写更具文化纵深。

等待变了，等待没变

胡玉音、阿嬷，她们相隔千里、相隔四十年，但她们是同一群人——那些在时代洪流里咬牙活着、相信着什么、等待着什么的普通人。此刻桂东的深山里，我看见房老太太坐在隔壁门槛上择豆角。她等的不是侨批，是周末城里孙子会不会回来。等待的形式变了，等待本身没变。两部电影之所以能穿透时间，是因为它们拍出了等待背后的东西：尊严、承诺、爱与活着。回望这四十年，的银幕变迁，一个更深的追问浮出水面：当互联网解构了所有宏大叙事，当“轻量化”的治愈美学成为市场主流，我们是否还能期待一部兼具《芙蓉镇》之“重”与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之“轻”的作品？写下上面这些文字时，手机弹出一条新消息。

发信人是我教过的一名学生——杨晓君。她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剧组担任演员副导演与花絮主创。消息很短：“老师，电影票房破20亿了。我们在潮汕街头摆牌子招演员的时候，真没想到会有今天。”我想起她在校时，还是个性格内向、不善言辞的女孩。为了克服腼腆，大学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近五十场比赛。毕业后考上重庆大学研究生，读研期间辗转三十余个剧组，从场记、打杂做起。

2024年初，她读研三时加入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剧组。作为选角团队最早的成员，她在潮汕街头摆过招募演员的牌子，被路人误以为是骗子；也为寻找一位八十多岁的潮汕阿嬷，跑遍了无数村落。从筹备到杀青，她在剧组扎了近九个月。从课堂到20亿票房的银幕，这条路，她走了好几年。这条消息让我重新审视那个追问。只要还有普通人在等待、坚守、爱着，那些好的电影作品，就在一代代电影人的接力中悄然生长。

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电影海报。

菊、芦草、荆棘、红叶，几株秋花集中在左下半部；上方大片留白，唯有三只蛱蝶翩然起舞。一只蚱蜢隐在草叶之间，仰着头，紧闭双翅，却是一副要跳上天空的样子。这是初秋的田园小景。画家用双勾填色法画土坡、草丛、蛱蝶，勾线富于顿挫和粗细变化，墨色有浓淡轻重之分。敷色则积染多层。尤其是蛱蝶的翅翼，因积染而色彩浓艳厚重，与主要以植物色彩染就的草叶形成“轻”与“重”的对比。蛱蝶之翼薄如绢纱，绚丽斑斓的花纹与细如发丝的根根须脚，皆被逼真地刻画出来。画面上方的大片空白，既无天空、远山等背景元素的堆砌，也无繁复纹饰的点缀。初看觉得空，看久了反而觉得那里有东西。有天光，有风，有蝴蝶飞过的痕迹。“虚实相生”，毫不刻意。一纸秋景，寥寥草木、数只蝶虫，不见山河壮阔，却藏尽天地生机。

湘江艺话

一纸秋景

王婧

秋意初临的郊野，风从画卷的左下角升起，掠过枯黄了的芦叶，惊动了三只蛱蝶。赵昌的《写生蛱蝶图》就这样在纸上展开——纵27.7厘米、横91厘米，纸本设色，小小的一卷，却装下了北宋初年的整个秋天。画卷并无作者款印，明代董其昌依据元代鲁国大长公主旧藏线索，参考卷后冯子振等人题诗，将此卷定为赵昌手笔。当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则审慎地指出，此画“艺术水平很高，但不一定是赵昌”。然而无论笔墨出自谁手，它都被公认为宋代花卉中“少见的新风格”，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宝。

赵昌这个人，说起来也有意思。他活北宋初年，那时候画院里流行的是黄筌父亲的路子，勾线精细，颜色浓丽，画的是宫廷里的珍禽瑞兽、奇花怪石。可赵昌一生并未入宋翰林图画院，给自己取了个号叫“写生赵昌”。什么叫写生？就是天不亮就爬起来，蹲在园子里，等露水还挂在花瓣上的那一刻。他不用前人的稿子，不看别人的画谱，只看眼前的东西。露水什么时候干，花瓣什么时候开，蝴蝶什么时候来，他都记在心里。《写生蛱蝶图》，没有繁复的构图，没有宏大的场面，就是几株秋天的花草。野



赵昌《写生蛱蝶图》

音乐咖啡

“听见”山乡的颜色

胡艺华

1. 家国融通，凝聚磅礴力量

主旋律歌曲《山乡巨变》是近年湖南本土音乐创作中深度融合乡土文明、现代技法与时代叙事的优秀作品。由知名音乐人何沐阳作曲创作、著名歌唱家雷佳倾情演绎的这首作品，以湘派民族声乐技法为根基、以现代编曲体系为载体、以乡土家国情怀为核心，搭建起逻辑完整、意象鲜明、意蕴深厚的音乐审美体系。区别于多数主旋律歌曲重文字立意、轻音乐本体的创作短板，《山乡巨变》从五声性调式布局、湘派润腔设计、多层次体编排、人声分区演绎到情景化音响塑造，形成独立自洽的音乐叙事逻辑。作品以朴素的家乡情结为精神母题，融汇多元音乐艺术元素，实现旋律传情、音色表意、结构载道的审美跃升。

《山乡巨变》鲜明的审美特质，在于依托成熟的民族声乐抒情范式，完成从乡土眷恋到家国情怀的审美升维。作品延续中国传统声乐温润清远、平和质朴的审美内核，以轻柔递进的旋律线条、平稳克制的节奏形态、素雅纯净的人声质感，层层推进、逐层升华。

当下诸多乡村题材音乐作品，普遍存在音乐结构扁平、调式语言单一、情感表达浅层的问题，核心短板在于过度依赖歌词文本立意，音乐本体缺乏独立叙事能力。而《山乡巨变》的家国情怀，内嵌于音乐本体的技术架构之中，通过调式

色彩、旋律走向、音响张力的动态变化自然流露。作品采用典型的五声宫调式，调性明亮温润；旋律以大二度、小三度平稳级进为主，极少大幅度音程跳跃；副歌段落适度旋律上行、声场舒展，形成柔和且坚定的音响张力。从曲式架构来看，作品采用主旋律歌曲经典的单二部曲式加扩充副歌结构，形制规整、逻辑缜密。主歌音区居中、节奏舒缓，以口语化旋律完成乡土图景的音乐素描，内敛温润、娓娓道来；副歌通过八度音程拓展、旋律线条拉伸、节拍韵律舒展，实现情感与立意的双重升华。

2. 城乡融合，呼应现实关切

《山乡巨变》运用织体分层、配器对比、音响空间重构的专业手法，将城乡共生、新旧交融的时代特征转化为可听、可感的音乐形态，实现了艺术表达与社会现实的精准对位。作品以专业化的音乐语言隐喻城乡互补、双向赋能、协同共生的全新发展格局。传统乡村声乐创作长期陷入怀旧固化叙事，依赖民乐堆砌营造复古乡愁，音响封闭、旋律老旧，只能诠释故土追忆，无法展现新时代乡村的现代性活力。《山乡

巨变》彻底重构乡土题材歌曲的编曲思维，该作品弱化传统民乐的感伤复古调性，强化现代编曲的开阔通透质感，既不刻意渲染旧式乡村的苍凉古朴，也不照搬都市流行音乐的张扬律动，以极简清爽的音响审美，塑造出新时代乡村开放包容、迭代新生的艺术形象，从音乐语言层面打破城乡审美对立，精准呼应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。

在具体音响配置上，竹笛、二胡等特色民乐构成作品的乡土肌

理，柔和细腻的器乐线条，锚定潇湘大地的田园底色与文化根脉；绵长的弦乐铺底、舒展的和声延展、开阔的空间混响，搭建出现代包容的音响场域，象征现代文明、优质资源、先进理念向乡村的浸润输送。传统器乐线条与现代和声织体交织共生、错落相融，精准对应人才回流、产业升级、文化互通的城乡融合实践。整首作品织体由薄渐厚、律动由静渐动、音色由传统渐现代，以纯粹的音乐语法完成对时代命题的艺术阐释。

3. 红绿融汇，展现生动景象

没有刻意的高音炫技与情绪渲染，以扎实稳定的音响质感，隐喻湖湘儿女敢为人先、艰苦奋斗、务实担当的红色基因。与此同时，作品以高音区通透音色、纯净五声音阶、轻盈流动的旋律线条，塑造潇湘大地的绿色生态之美。高音区竹笛音色清亮空灵，旋律平缓流动、干净纯粹，生动描摹出青山叠翠、阡陌纵横、清风拂面的田园盛景。区别于传统生态歌曲繁复的旋律装饰与厚重配器，本作以极简音阶、淡雅和声、轻盈律动构建生态音响图

4. 声景融创，传递艺术美感

《山乡巨变》的出场、出彩、出圈，本质上是湘派民族音乐现代化转型的一次成功实践。作品在文本创作、调式布局、旋律写作、配器织体、人声演绎、声场构建六大维度精工打磨，融合传统湘湖声乐技法与现代编曲审美，实现词、曲、声、景的多维融创，代表了新时代湖南主旋律音乐创作的高水平艺术水准。

文本创作层面，歌词质朴凝练、诗意隽永，兼具烟火质感与文学格调。语言通俗接地气，贴合乡村生活本真，易于大众传唱共情；同时巧用借景抒情、虚实相生的文学笔法，字句精炼、意蕴悠远，将潇湘山水之美、乡土温情之醇、时代奋进之势娓娓道来，实现雅俗共赏、文质兼美，为作品筑牢扎实的文学根基与情感底色。

旋律与调式层面，作品坚守湘派民歌五声性核心体系，吸纳湖南山歌舒展悠长、洞庭民歌清

亮婉转的地域韵律特质，巧妙运用湘式润腔、轻柔滑音、装饰音点缀，保留浓郁的潇湘音乐基因。旋律以平稳级进为主，线条圆润流畅、气质温润明朗。同时融入现代流行和声逻辑与轻快律动，赋予作品青春朝气与现代质感。

人声演绎层面，雷佳的演唱堪称民族声乐科学化、生活化、精细化演绎的典范。演唱气息沉稳、支点扎实、共鸣通透，咬字韵味规整，严守“字正腔圆、声情合一”的民族声乐审美准则。中低音区真声饱满、质感质朴，适配乡土叙事的温情基调；高音区混声均衡、音色集中明亮，舒展大气、不虚不炸，精准支撑主题升华的格局需求。演唱者通过气息松紧、强弱渐变、润腔幅度的精细调控，实现以声塑景、以气传情、以韵表意，让人声、旋律、器乐、意境高度耦合，构建出声景交融、浑然一体的高级艺术意境。

5. 情理融化，激发心灵共鸣

从音乐审美心理学视角来看，经典的音乐作品必然实现感性情感与理性结构的辩证统一。《山乡巨变》能够突破圈层、广为传唱，收获大众共情与业界认可，核心在于实现了情理的有机融化：情感表达依托音乐技法落地，价值理念依托曲式结构承载，彻底摒弃主旋律作品生硬说教、强行拔高的创作弊端，彰显出极高的艺术审美自觉。

所谓“情”，就是植根于音乐本体的乡土真情。作品深度沿用湘派民歌轻滑音、慢润腔、柔和吐字的演唱技法，弱化技巧炫示，强化人声的自然质感与生活温度。旋律起伏舒缓、节奏宽松自然，贴合大众情感律动与审美呼吸，没有刻意煽情的旋律设计，以温润质朴的人声演绎、流畅自然的音律走向，让乡土眷恋、故土热爱、生活热爱真挚情感润物无声、自然流淌，构建出亲切包容的听觉语境。

所谓“理”，就是蕴藏在音乐结构中的时代逻辑。作品规整的单二部曲式、逐级上扬的旋律走向、由薄至厚的织体递进，从音乐结构层面具象化呈现乡村稳步发展、时代持续进步、民生节节向好的客观规律。明亮纯粹的五声性调式，象征新时代发展的光明前景；平稳舒展的节奏形态，对应社会安定、民生祥和的发展大局。

所有正向价值与时代哲理，均物化、具象化为专业的音乐语言，实现审美共情与价值认同的双向统一。（作者系湖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，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、教授）

